

皖东军演

◎朱进清



乘坐汽车本来是件幸福愉快的事。曾经,于我来说,并不幸福愉快,因为不晕车的人永远体验不到晕车的感觉。晕车的难受,我深有体会。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我所在的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合同战术教研室组织合同战术系学员到皖东滁县地区(1992年12月20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滁县地区,设立省辖地级市滁州市)龙亭口军事演习基地进行军事演习,以检验学员们的学习成果。所有营房设在滁县龙亭口。

龙亭口营地长年由一个班驻守,原来直属于学院教保处。我当教练营部文书兼军械员时,龙亭口营地一个班移交给了教练营部。

1986年春季,我首次参加军事演习,记得参演科目是《陆军师对野战阵地的侦察》。我们教练营一连、二连、三连和汽车队作为后勤保障分队,负责演习后勤保障。我所在的三连负责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的畅通和阵地防化。

皖东的滁县属丘陵地带,重峦叠嶂,风景秀美,空气清新。在平原长大的我,遇见紧密相连的大山还是首次,开阔了眼界。

每天上午,按照演习指挥部的时间规定,近30辆军卡依次编号,浩浩荡荡地准时从龙亭口营地出发,摩托化开进演习基地,虽然沿途风景迷人,我却无暇欣赏,内心很是发慌,晕车伴着呕吐已成常态。

龙亭口演习基地的山丘十分荒凉,很少看到树木,偶见野兔野鸡出没。到了演习基地,我已是昏昏沉沉,头痛得像针扎。

我和李三林教员(团职)、唐教员(团职)一个演习组,好在李三林教员恰如兄长,见我晕车呕吐,连忙说:“小朱,你找个开阔地躺躺,有情况我跟唐教员提前叫醒你,直接用明语发报。”

我所在的三连二排为无线排,当时的常用装备是硅两瓦电台,配属的884电台基本不用。与对方联络分明语和密语。明语就是普通话,无论作战还是演习,不可用明语,必须用密语。

我们的密码为1、2、3、4、5、6、7、8、9、0,10个阿拉伯数字,这里不读数学数字,而是读:腰、两、叁、肆、伍、陆、捌、捌、勾、洞。密语由4个阿拉伯数字组成,38年过去了,密语遗忘殆尽,现在只记得一个密语:腰腰捌洞(翻译成阿拉伯数字为:1170)。

有意思的是,唐教员啤酒肚,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不快不慢(臃肿,也快不起来),李教员给唐教员起了一个雅号:唐大肚儿。李教员不呼其名,直呼“唐大肚儿”,唐教员也很开心,愉快应答,足见平常他俩之间的关系。

这次演习,连续十多天的军车颠簸,晕车好几天后,奇迹发生了。有一天到达演习基地,我突然不晕车、不呕吐了。现在想来,人要磨砺,尤其是年轻人。

此后,困扰我的晕车烟消云散,一方面得益于演习的磨砺,另一方面得益于李教员的关爱,至今难忘。



涟漪

木板坦培拉

濮梦颖

五十年飞歌

◎张木 宝文

50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海安农村的阡陌小道、城镇的里街后巷走出来,走向军营。

那时的我们青春年少,有的在绿色的大地上摔打,有的刚刚走出校门。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未来尽情地遐想。1974年10月,原南京军区十二军接兵部队来到海安,钱江华、赵林孝、楼正寿等一个个英武的军官形象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个年代,参军入伍是每个青年人的向往和梦想。我们是一群幸运儿,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了体检、政审和家访。难忘记:1974年12月20日,我们从各乡镇陆续汇聚到海安镇,换上了军装,我们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战友!

第二天,我们乘船到南通,转乘东方红401轮船,沿长江上溯,直抵南京浦口。在浦口,我们前行的轨道多路并进,安徽三界、凤阳、蚌埠南营房。

新兵训练是第一课。每天清晨,随着嘹亮的军号声,我们起床、出操、队列训练,那种直线加方块的磨砺让我们渐渐实现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华丽蜕变。射击、投弹、刺杀是当时军人必备的技术素养,我们忍着胳膊的酸痛,揉一揉扭伤的膝盖,在训练场上龙腾虎跃,度过了痛苦又快乐的时光。当我们带着骄人的成绩离开新兵团时,像流星一样洒落在步、炮、通、侦、警、化及后勤等各个岗位上。

我们600多个海安籍老乡分在步兵团、炮团和师直。分在步兵团的战友,那时的训练真苦啊,5公里越野,武装泅渡

1万米,很多兵吃不消,我们拼死冲过来了。很快,我们中间一批优秀才俊脱颖而出。有的跨进陆军学校,有的提干,都掀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南边境作战中,众多战友在战场上经受过生死考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入伍第三年起,我们这群人便开始从部队先后退伍,转业到地方工作。经历多了,年纪大了,环境变了,但军人的追求和信仰没有变。仁桥战友卢德领在108团高机连当兵,是全团有名的技术尖子、五好战士,退伍回乡后保持军人本色,在改革大潮中勇立潮头。他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垒起了“苏中钢结构公司”的大厦,先后当选海安和南通市人大代表。

更多的战友在家乡的税务、交通、城管及村镇和社区工作。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同年战友,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刚毅勇敢,每个人都是一棵挺立的青松,没有一个人掉队。

而今,白发爬上了两鬓,皱纹刻烙在脸上。但我们没有消极气馁,没有叹息惆怅。一些战友在旅游探险中享受生活,一些战友在琴棋书画中找寻快乐,一些战友含饴弄孙。隆政的战友张树林2022年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到海安市慈善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以来,奉献爱心,荣获南通市慈善工作先进个人。

当我们品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蓦然回首,我们记忆深处最清晰的还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最难割舍的依旧是那段满贮着真爱的战友情怀。

雨天游狼山

◎张毛豆



落雨天的辰光适合约三两好友去泡图书馆,或是带小朋友去老屋听雨,斜飞着的细雨是这个春再好不过的注解。不过今日我偏要带把油纸伞,领小姑娘去狼山看看。江南的雨落得人骨头都酥了,小娃娃一听要出去便兴奋得很:“姆妈明朝是去动物园吗?”“小宝,我们去看的是老狼精住的山头呀。”

车轮滚过潮湿的柏油路,雨点子“笃笃”敲车顶。微冷,冷的也许只是人,车窗外的树叶们在笑着迎接小雨珠们。小朋友边扒拉着车窗往外瞧边喃喃自语:“郎郎郎,马来了,骑马到哪里?骑马到颂江,颂江外婆做衣裳……”狼山有马吗?狼山有狼吗?狼山为什么叫狼山呢?从前姆妈小的时候,爷爷讲故事说,当年孙猴子抡金箍棒追到长江口,看见老狼精缩在山坳里发抖:“大圣饶命!”菩萨心肠的猢狲精眼珠子一转:“好的呀,只不过现在要改邪归正好好好地看这个山头,个么就让你的名字流芳百世。”大圣真真是慈悲佛心呐,谁人皆可成佛,老狼改过向善,此山便唤作“狼山”。

说是山,见过黄山、峨眉山、泰山这些大山的人是要笑的:就像个糯米团子样的小土墩嘛。不过长江在此地舒缓而下,倒像赶考书生临进京前头,静心整理行装,挺胸稳步前行的劲头。漫山的花草在树林间念佛,苍绿的青苔在石阶上泼墨。小朋友跟着游人爬石阶,蓝印花布的鞋头沾着青苔,蓦地问出句哲学闲话:“这地方好清爽呀,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今日下雨,所以清新吗?抑或是因为这里是作为佛教八小名山之一,脱离了尘世喧嚣吗?甚或是这里人杰地灵,用心去看,连空气万物都变得干净了吗?佛言禅语是苦里的糖,可是小小的娃娃能懂吗?我望望雾蒙蒙的庙宇飞檐:“你看菩萨天天拿杨柳枝洒水,哪个人敢乱扔垃圾?要是不讲卫生呀,当心夜里老狼精来批评!”

半山腰碰着个卖麦芽糖的大叔,蓝布衫上头别着支香烟:“小妹妹要糖画吗?画只狼还是画个佛?”山水皆为心中所想,成佛乃是心中所愿,画什么纯凭当下喜好吧。小朋友舔着糖老虎,盯着远远的江面发愣。长江跑到此地已经是个温润的谦谦君子,西装领带理理好,预备体体面面见东海亲眷。倒是江鸥忙得很,白翅膀扑棱棱掠过水面,风和雨都在它们的脚下。

圆通宝殿的檀香混着雨腥气,木鱼声笃笃笃回旋在山顶。小朋友学样合掌拜菩萨,嘴巴里咕哝:“保佑明朝李老师发糖给我们吃,保佑嘉嘉阿哥买丽莎风筝……”我连忙捂住她嘴巴:“菩萨蛮灵咯,许愿要诚心诚意。”转过头,忽然心下思量,长江奔了这么长的路,可曾许过什么心愿?是想安安稳稳汇进大海,不要像太湖那样困在江南做团子馅吗?还是初始奔流的那一刻只盼着往前走,那时候连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都不知道呢?长江于我是宽广无边的,海面于长江是浩瀚无垠的,那么,大海于整个宇宙呢?

下山的辰光雨渐渐小了,石阶缝里钻出几簇野草头。小朋友突然挣脱我的手,蹲下来盯一只鼻涕虫:“姆妈快看,伊背了只小房子爬山喏!”爬山是为了看山、看自己。下山路上,一草一木皆是景。

斜阳从缓缓散开的云头缝里漏下来,照得狼山绿是绿黄是黄。

山脚卖香烛的阿婆正在收摊,两句启海话软绵绵飘过来:“落雨天白相狼山,倒是蛮有劲道个么……”